



服部文庫
4 17
2019
17



117
2019
17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

祭文

祭兒恭文

兒恭死既葬東海少林之山余乃之望其隴設薄奠而告之曰兒兮歸來骨肉既復于土乎若冤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無不至奚不來嗚呼兒兮汝生之初吾與汝母顧復異常隨長神彩動人觀者無不受憐

汝之聰明况汝父母乎爾來之死十有七年雖則日月送虧汝之朝夕孝慕汝父母汝父母之朝夕撫愛於汝未嘗須臾廢離嗚呼兒兮今而何之汝之得病三月五日邪雖父母唯其疾之憂吾之踈慢謂汝之前未有病兆偶六氣不時所使耳尋且有瘳何圖不數日為劇忽至不可救乎雖痘之棘暴亦極矣汝之將終動左手以索父手動右手以索母手汝之生平孝慕亦自悲其永訣之如剖乎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汝將不堪彌

留之困而絕于口乎時已失聲汝口雖不言吾心方知汝之情不覺欲慟顧慮汝母之驚而哀絕以爪搯掌忍而吞聲再三痛內刻骨既而聽汝母之哀訴不輟則對之欲慟俄而吊客至慰問旁來亦皆與汝歡好淡思汝之生平淡惜汝之敏才想亦其悲心達於中誠因益動吾哀則對之欲慟而吾忍而不發心裂肝推甚於痛哭叫哀既恐西河之喪明且思東門之達理中夜寤辟廣志自弭顧余之初吾過矣吾過矣吾昔嘗謂吾之僻好我業務博積厚而不要所卒

禮檀子子夏表子而
喪明
列子云親有東門岳者
子死而不憂

西亭集三卷 卷之九
又且敝帚自享甘心為世棄物矣猶且自得其愚以為吾於我業父不能以喻子子亦不能受於父奚必萬一僥倖吾子是傳唯幸朋來從遊同好相然亦必有逐我臭者乃與之論其心而樂餘年耳是故汝之稍長猶未以為可窮其奧汝之嬉則任汝之戲汝之能則亦任汝之嗜好未始有訓乎汝是不唯遵古相易教之易道謂朝夕我業能為之乎亦自造之不爾凡子奴才亦各從其所好而汝之天性何從而得闢視哉唯我業是能言唯我業是能為沈潛群籍博厚

是意非有問不必言故吾亦未知其所至然已察其所志非輕俊浮華過竊夙譽之比以故比年所試從遊諸豪亦多推汝益友吾亦私喜以為父既不能以喻子而汝自喻之子既不能受於父而汝自受之天衷所付儻爾誘邪從此吾每言必以汝為質每校必以汝為對考究之勞書寫之煩朝夕唯汝是代汝常笑吾老拙多忘相言以為戲謔吾常愛羣才之英以為樂事况汝於吾膝前能無相樂哉今乃一旦奄沒萬事已矣雖天所奪嗚呼毒哉命之窮也如是忽顧

西華集三編 卷之九
三十
前十數年無為吾望爾也乎百爾所思果何俟哉天而付之木天而奪之齒吾又何言吾又何言汝之木夢已覺矣吾夢中上夢亦覺矣唯吾太夢之未屆兮情累紛亂奈何可解及發汝遺篋閱汝所研小字所抄幾數十卷豈以為備他日考據而大富著作之撰哉其目所涉經史諸傳以至雜家類編莫不該覽廣援吾嘗不欲人小成故戒少年迫促強效寧越而常見汝之默讀雖從事于學亦未甚愒日吾乃安之不問其業所積之實而今乃視汝之遺雖心隨目通五

行並覽非復數年之所能為則始自悟歲月有限無有是理而如是亦無壽類已乃信汝之短促司命所使也自初得汝吾常怪奈何天幸如是然亦顧吾之薄祚未嘗不恐汝之不壽無社天之不吊今乃果爾汝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寤偶展開座右書信手取之得汲冢周書太子晉解吾時悚然心惡之其中有云王子問師曠人年長短師曠對以王子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果年十七而卒嗚呼不數日成汝之讖矣命哉天之所

隳也若使汝先今數年而沒吾雖汝是憐不得虛飾以言焉諸友汝是愛亦不得過實以傳焉若使汝後今數十年苟無可言無可傳而長壽以死邪吾與諸友無如汝何嗚呼汝之垂成不遂其志則可存吾雖老憊為世棄物後汝一日汝志是成汝事是言况乎諸友豪傑同好寔繁左提右挈助吾成汝恩吾因茲幸而不朽汝亦不朽付墨洛誦相傳以永久則吾尚何悲兮薄祚汝尚何恨兮不壽既以自解因以告汝之靈嗚呼兒兮尚饗

引

講四子引

依古治經所見之異也顧視宋學唯是析理一家耳而自四子成部大行于世凡海內外學與不學無家不藏即課童學多訓宋義惟授遂且口耳是熟乃子弟之既就離經亦即率由今乃諸君子在其習成之時雖曰姑又非吾所遵則舍而不論人之以待問待我遇言數窮不亦近乎因乎且其依古治經蓋千有餘年衆論紛拏必又彼此相覈乃足以自信矣則彼

所宗不得不一究其義也考亭註文稱其理密察一字不苟即析理家尊尚之至謂聖人復起不易是言亦因心醉其精嚴耳既有所立一以此推添設解字隨義詳略而後內外體用無徃而非其理契之六經若無不合通之四子若無所壅學庸二序首演其所宗因寓承統之意章分節次用力二書伎倆所在思既過半而後四子相貫以備終始執無御有可謂極意矣頗復厭其支離即析理家相尚亦以是爾苟攻其書是究為得今且嘗試先據其所立按其所本則

衆義全集自我處分唯所指揮當其局者猶有重外也奚不可從旁制之乎

讀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徃徃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邈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

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拘
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道幾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
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者可言孰知其極如
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且莊生騏驎奔逸豈猶
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而有知故當獨咲於無何
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
逐影搏空不可極止亦其勢尔而所謂其理不竭其
來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歲之上蓋
預言之郭子玄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

詣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
要其會歸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道
上乃懸河寫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
則吾有取於郭子玄

題跋

跋滕公艸書墨本

猗蘭滕公艸書咸稱絕妙而以其不可容易得為人
情飢渴益苦難得也益欲得之多方矣有因烏石之
癖糞成以圖墨刻者丁巳之冬懷仙樓再成諸子會

飲滕公贈詩適至即展開之烟雲縹緲殊極變態烏石因乞諸主人而刻之已成神彩飛動毫不損焉刻亦工哉此可以弘其觀但未知世書家拘執能知此真仙中物否

跋稷卿詠古卷末

稷卿豪氣磊落酒酣以往每攘臂談古決皆植髮固復以是下數斗俠烈哉今所詠古跡使人感憤不已稷卿固淡於詩而以其氣發泄之古之詩史有若是者其事余所見與未嘗見亦皆歷然史乘乃文以

雋詠以今論之亦已有可長太息者

題詩書序首

苟為學有不由詩書者乎自紫陽家學盛弁髦其序凡海內所刊髦士所習多已依其所定焉則子弟之不後遂至乎有不知詩書序為何物矣其徵否姑置耳文辭溫雅亦可以視古之言乃初不知而可矣乎先是時見于子迪在護塾讀書何歸耕南總爾來十餘年杳乎不知其猶尚帶經隴畝乎近校刊此序寄以徵言子迪欲皇甫我乎老夫耄矣無能為重矣

即此書之重也。蓋亦有禪髦士，則子迪不廢業，因以
睹焉。子迪何所假人言。

烏石書碑帖跋

烏石山人書名日盛，而其徒巧作墨本，苟有完篇，必
墨而帖之。初是碑新鐫未立，烏石之徒私欺石工，輒
就其偃急打數本，洗刷其跡，不令人知。然後剪截作
帖，乃始示諸衆。及其之覺，衆惆悵焉。既不可復得矣。
物先生碑，猗蘭侯文人愈欲之，而其不可復得也益
貴矣。余乃為跋其帖，好事也。夫二三子，亦是風流罪

過尔

題爽鳩遺詩

爽鳩子方卒後三年，其孀氏錄遺詩若干，貽余曰：吾
夫之在也，詩未嘗有稿，亦唯未亡人摧殞之餘，無不
如。有求而弗得，乃日夜先人之思，煢煢今唯無一及
矣。今唯無一及矣，其豈忍須臾忘平生靜好先人所
以樂者乎？念茲在茲，是姑又從所臆而錄也已。已而
詩斯存焉，吾先人則蓋不欲焉。未亡人又何敢自慙，
是遺焉。唯是子之言是求，先人嘗有志也。而今且已

矣乃箠箠一不可得也姑舍是亦終蔑由已矣且先
人果不欲存焉乎未亾人何知乃愀然曰先人不欲
棄而不錄亦子之不請而溘焉沒地無寧先人若問
及是事將何辭以對之過存亾害其存乎不存唯子
其有裁焉而後未亾人有辭於地下矣未亾人唯酒
食是職何敢與知諸君子盛事乎亦唯子之言焉依
可以存矣則其誰曰不然則未亾人之願也余乃受
讀而悲之子方豈自以為不滿乎子方前已與護之
盟有年矣余亦孰知其入矣今誦其詩亦猶見其人

子方豈自以為不滿乎且子方在也為列國大夫賦
詩示志如斯與乃足以為文矣固不可以技人視之
是子方也亦足以觀為護社之人矣子方溫雅好學
詩畫音樂常以為樂文哉其人也孀氏亦習彤管氏
之學昔嘗瑟琴於子方秦晉之匹稱難得焉而今也
則闕焉孀氏之極哀不亦宜乎余既悲子方亦受孀
氏之託乃言其事以令成其稿焉

題蘆隱稿首

滕君淳民居于江東蓋自稱菰蘆中人乎淳民乃讀

書於其中興之所趣為詩若文遂集自題以隱矣淳
民西城史儼然朝士非隱也何以曰隱淳民為史十
數年不調非膺仕也則怨邪非也蓋自樂其志也夫
人志固不可見已然苟讀書抱君子之德矣大焉則
曰堯舜其君小焉砥行立名顯於當世亦皆有所欲
為矣而時與分非為之所能為焉故君子知有命然
既已讀書抱君子之德矣衆庶馮生不可從矣夸者
之權貪夫之財於我如浮雲衆人熙熙我獨異乎各
從所好也而後居則其發於歌詠著於文墨乃為之

不得為也我雖不酬哉其志蓋亦有所在也而不知
者即謂之傲我所不恤焉是吏而隱者自樂也怨是
用希則亦古之道也淳民既世食朝恩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乃以掌書之暇泊兮寓隱於菰蘆中以自
樂焉可無言哉此蓋淳民之志也睹其稿可見焉余
以斯文相知亦十數年矣因其徵以道其所知如是

題艸彙

物有未始有為為之又未始誇示之為唯其好尚欲
罷不能姑又規古於今以嘗吾技危得危失之會而

樂不可支則志之不分吾何有意為與誇自為耳一
生二生三生萬自此以往不可勝數則比類而
視之亦不自知其成矣人與其名以稱全備而後用
之不可既者夫烏石山人近日艸體漸入晉人佳境
乃枕藉之餘掇乎諸帖擬以玩之積斯成彙編亦其
技所嘗累丸之習無失錙銖其徒乃得其隨成喜以
相告至乎刻以取法若強山人必著書則不成非以
其自為邪故能成其用好尚所得功亦博夫

松貞文墨譜跋

物不世則不精故醫善二世然疇人子弟守之世而
已物非有實甚好則官修其方即豢龍氏焉能擾致
水物乎既有所好矣然亦人不必才故物之述者不
必巧此三者松貞文於墨畫之矣即宿其業朝夕思
之能求其法精與巧無不極其至方余所視世無墨
也非無墨也夫人而能為墨而無精物也夫夫人而
能為墨而至于精與巧貞文氏一人也其有才而篤
好而增修世業加旃以文絕倫益著矣故上自
天朝以至播紳君子及海外人無不學于世其譜所

稱文獻可徵也。夫既可徵備矣，則不才小言附斯贅矣。且余固陋僻於世久矣，有蘄必辭而貞文數求不已，惟其有才而篤好，加旃以文而數已親聽其增修世業之說，盡心窮力，實絕傳倫，則心已歎服，難乎終辭，乃又繫其譜末以是言。

題鶯湖詩卷

鶯湖，諏訪湖也。以其邦君鶯湖侯，篤好風雅，與其湖則信之奇絕，顯於疇昔，知不知見不見人，爭詩之邦君為主，悉集侯家。日者芙蓉萬公在也，為侯選其精

而後其卷潔清，始可與湖中冰雪鬪矣。侯今刻藏焉，以供風雅之觀。而萬公逝矣，遂命余使有言。夫湖雖巨浸，固已奇絕，寧可不擇細流以污其物乎？萬公清鑒，蓋亦徹矣。

題左傳白文

欲明左氏，必質杜氏。欲通杜氏，必該孔氏。人皆曰予知之，既知之，有弗讀。既讀之，有弗究。優而柔之，饜而飲之，必如元凱氏所謂，乃始為升其堂矣。弗讀則已，吾黨之士，讀左氏者，志亦如斯。曰如斯而已乎？曰未

也未入於室也夫讀書乃依乎章句從於訓詁階之
由已亦有不得已焉者夫既升堂矣籩豆之事樽俎
之間物大可觀猶且欲窺其室尚何局趣陞楯之下
為乎麟經已上難為言矣唯是左氏孤行學者白首
紛如猶為難明有此刊者其知斯道乎且文章之難
何謂難學古之能至其域為難夫古亦博矣大矣而
有言有事考諸典禮而識其大者徵諸人事而識其
小者華而不浮簡而不踈者左氏也則非獨羽翼六
藝而已即綴文之士資焉若取諸府雖然是猶易見

耳至其行文之取道幽遠希微若不可企然故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先民既歎其難入
而豪傑一二或有遊其域者吾胡為自畫而不進焉
乎倚於道者不得于道南越之極有建德之國願行
者涉江浮海送者皆自崖而反行者自此遠矣故捐
爾舟車去乃徒從然後可以遊其域是之謂神化又
曰人弗躬飲食鮮能知味也句之亡之自我為之自
我為之乃可以逞此亦為饜足之道也獨鬻者苟焉
刻畫少不颺可憾焉耳然愛淡者忘其醜且我目力

南齊集三編 卷之九
既入簡札三寸能學不瞬凡讀書皆爾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

題十八史略

昔初讀書父老教以覽十八史略時童子何知不解
者半唯其言是敬從而朝夕目之既而至於三復約
之鮮失心已若髣髴乎具一宇宙稍長頗貪博涉乃
群籍之圃前有進獲之利轉索不暇且以為童習小
物不足復寓目耳然尚友之道必論其世且當時次
入紀年大編諸嘗一二所歷則暢然若望舊國者十

九盖有所道爾而人情謝前功亦不自覺其所由乃
爾近偶傍觀小子讀是編顧念童習殆將四紀心目
恍然忽復有悟以為以後得益多棄曩所得薄矣乃
因所感且志吾過以語小子

題明詩碎金

周人上輿輿輶異工一器而聚焉式較軹轡名分數
存而又轂與輻牙各必有取蓋審之又精矣字之於
辭辭之於詩以論參稱乃上於不失職則必自取材
始也是書之所以分擇與諏訪戛篤詩必於精也既

用自擇焉亦使人擇焉當其有車之用既具巧者和之則是能與人規萬爾侯意其在斯與

題明詩韻礎

碎金既類又分韻礎亦猶輪之慎爾殊為可察爾欲其僕屬而微至也辭之所利詩之所行者韻近乎載於地者輪人異職也不亦愈益精審焉乎則各題為證

騰寫土佐氏妖怪圖跋

龍寶山真珠菴所藏土佐光信妖怪圖卷蓋奇跡也

東海妙解浚公遙倩京人望王蟬騰寫之既成而至余乃得與覽焉展開三復妖露百出而名手變幻之巧盡存其中妙不可言誰謂鬼魅易画乎夏鼎百物之精蓋不得擅跡於千載而古人所謂天下有至神之妙至靈之怪則懼其画妖耳余嘆賞不已或從側嘲余曰欲為干令升乎孔聖誠語怪神而子之說而不休余不能對少焉乃哂曰蘓長公之談姑又妄言之耳

跋廣澤書卷

余弱冠與廣澤先生滕公謹俱事一藩也公謹既以老成稱宿儒先生則父行也而其人磊落不為畛畦乃以文雅時受忘年之交後後先各去藩中間三十年奔走之不遑不得相見即一再見亦稠人中不得道故前此十年忽見訪草廬曰吾老矣不幾見故人故來見爾而磊落如故坐談移時亦皆數十年前之事相泣而去余乃欲一詣其青山居復尋舊歡時事相迫不果歷年而公謹逝矣悔恨不及浙江家藏此卷飲中八仙意象不局云嘗親受之其先逝一年發

興而書書殊磊落猶見其人蓋得意之跡也其逝年七十九云距今又若干年余亦既老矣不能無感於往舊陸生歎逝之感覽物而興懷爾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九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書牘

報山子濯

向者始辱書貶過蒙推與不棄卑陋賜示佳文愛顧之隆一至於斯乎先是十年乃以大藩人士之盛時時與次公望之論之即二君每言未嘗不先足下此時已聞足下方講業上都且有遂東之志不佞欽遲

西華集三編 卷之一
之私不覺引領之疲既而又聞西歸無日東遊不果
無緣迎接至今悵恨爾後瀧生東行亦先為言足下
才學兼達之狀欽羨不已益以前時無緣為恨及今
年田生再東乃致足下愛顧之辱并書貺領之顧不
佞十年跂予私情至今不遂乃今反得遠惠之誼則
不必問傾蓋一時有如舊相識不佞卑陋雖亦竊幸
深領不棄之厚遂又恃此以叨居一相識之列願言
之餘轉作欣躍可知然不佞則何以得之也唯是大
藩人士之盛文學冠冕於凡諸國盖有文翁而後相

如輩出摘藻天下何我次公成人之盛也要亦無非
我物先生文化所及則不佞社盟餘喘豈不為足下
者諸相識與樂斯文哉佳文可謂逼真滄溟佳詩無
不具體伏讀卒業篇篇擊節不佞卑陋忝樂斯文又
何幸也次公今年之行得敘久濶望之時時相見亦
皆相樂斯文耳茲領惠紙敬謝大貺既叨相識願嗣
玉音

報猗蘭侯

刻成猗蘭子一部謹領恩賜字格正大依宋本樣亦

南華集三編 卷之一
見君侯雅尚之量，蓋近代刊書頗貴纖麗，漸致輕俗，可厭而不知者，謂為雅觀。兒女子之見爾，焉足深知雅量所尚哉！至於試開卷首，反覆一二文義，體裁絕無後世媮薄之氣，竊惟拙序所述，益信不誤耳。頃日相中之行，有如尊諭，然此遊也，凡三涉其地，目習心忬，率近常調，但亦意興頗遠，且有一快事，聊可稱述者，即携烏石及二兒，直到江島觀海，一適下酒數杯，遂乘醉態飄飄，下就海岸，亦不知身寓寰宇，偶又得漫興一首，因面石壁直立，可縱題處，發狂不可已，而

所蹈到，亦皆大石橫卧，乃就陷為砥，海水為滴磨，數升墨深筆飽，滿狂走一掃，字間亂斜，亘及數十步，烏石從傍絕叫，稱快，此時也。海若自失，其大鼓掌，波濤耳而後歸，就熟路，漸覺近人間，漸覺漸醒，瘳何預盛德事，邪所憾者，醜書劣觀，不能與龍虵爭勢，然察其痕跡，高濤時到，洗剝無遺，想當海若為之藏拙耳，更為快，吾黨知己多已寥落，顧非君侯俯賜一笑，誰可與語。此狂態者，即所持以言卑陋自夸，不知其不可也。如是其詩別上。

答次公

拙墨汚素固厚顏尔書也畫也不才益露何乃足供
足下者君子之觀過蒙褒賞雖曰厚顏豈不重愧哉
唯是所願君子之交乃得因此益沐其德馨則香之
難畫亦何憾焉又且所恃者君子之厚為拙故藏焉
不露其醜懇懇餘容不日而謝

答逍遙公子

不待左右日久矣茲拜書命之辱眷顧之厚賜不遑
棄乃知清晏之餘文雅益隆非獨謝恩不遑竊為頌

下
上

盛德無極蓋自閣下出副東邸初乃恐雅好不如昔
日至於時詣西邸間又賜示諸作伏審日上之新如
川之方至今復貺命彩章照簡何其蔚然固亦君子
之心而後前已小人所慮加愧報已官詞尊稿檢上
諭及賜覽拙集事瓦石碌碌何足供進珪璋之間不
盡

報德夫

乃者捐書致自雲洞師伏讀悉知起居靜嘉幸甚歲
月荏苒願一相見敘陳澗情久矣而舊年特蒙枉過

適復不在歸則暗題鳳徒自悵然人生事事與志願
違率亦如是承聞詩書古傳纂修卒業乃踴躍乎此
盛舉既已完成以今觀之上下數千年所必不可無
者也而古今學者未嘗發及此識諸傳家何憤憤也
富哉義府非老兄之勤何以至此拙序之命雲洞前
已為老兄委曲之次公亦嘗頗及此今且雖不及跳
往助之固當進慶其成如其蚩鄙為匪他故不敢復
飾避尋乃屬稿呈覽請正護園遺文序及碑銘重承
顧誨言誠尔即私情竊亦不異而滕公所許碑銘近

已見語畧綴猶且數數促之尋當成耳集序則亦此
公前已見授去春乃付大寧刻集首今見行焉蓋
此集也刊者迫促喬未及再校而先已刻其詩編布
於世以故先所行者或未有公序足下及次公所見
疑當此物喬學淺見陋前時間有疑未能定者因歷
年再校不果乃怵迫之徒奪以上未至今諸不及追
正者頗多想必四方君子益罪喬疎拙然此且有不可
可言者則甘心執咎喬之分也今也雖朝夕社中者
一唯緘口未嘗語及此事而知之者足下而已因聊

及此有姻家客寄宿狹屋紛雜之頃不復多白諸期面罄

報雲察師

春時書貺先是拜誦乃已踊躍師平安也文簡斐然抑何成章之既及古矣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乃得知悉師好文日就月將亦已踊躍師之確志不偷承聞比來從尊師旋錫遠游朔北不遑寧處則好事哉師也維持法網之餘猶且從此旁門中試其進技遂復綢繆念及不佞不佞踊躍屢亦相見雲洞上人感

歎云尔雲洞上人學識絕倫即亦時時扶護斯文誘掖英彥每見師大進而後其喜可知也頃將作報會又聞尊師示寂娑羅之慘特慮師摧痛殊甚又且喪事縱縱其勞可知伏願強食慎致過毀吊帖不別具自知失禮亦唯仰恃師容恕乃尔

報滕子萼

濶焉久矣亦不佞之情誰肯念及客歲不遺遠辱惠書先施之雅有踰昔年且佳篇數首兼見寄懷并與諸大作奉誦三復復之又復各體互出愈出愈奇盛

哉雖曰宏才所富有巨麗珍怪亦有踰昔年昔年來
翁在時亦嘗寓目足下諸作乃已咸目以天才縱逸
於今益見賞監不謬爾來十年濶焉久矣則妄意且
謂丈夫壯心豈有不屑此彫技者乎而如今見投示
蚌中之胎盡成大珠乃知雅思所蓄密爾潛育而後
吐發英精也聞官事鞅掌更復欽羨無妨優為若乃
東國之業護園壇坵之餘諸君老成各見典刑亦時
尋盟固有貳心即所贈貽二作一乃已致之太宰氏
唯平生逝已數年矣無由為傳即可以掛墓樹恨可

言哉拙和一首奉呈諸佳作卒業返上大國陶氏之
器謹受大賜視其不苦竊惟俗化所厚此足以仰
知敢不起敬拜況頃俗冗殊劇替報之臯非敢復情
伏祈君子諒察

答田彥愛

前月書達自神門久濶之後坵封尚遲伏審近候無
恙幸甚前年數辱書貺皆既拜承但亦以見屬事未
協欲待其作報遂至闕焉殊負緩罪足下錮未解邪
時未至邪前已披覽窮獨之狀不佞雖懦忼慨搯腕

南亭集三編 卷之十一
為之泣下無不以窮愚力庶亦有副所委萬分以不
待故人之誼也即遂相謀神門神門君固亦以信厚
長者百方商量凡苟有圖可以解說無所不用其極
而事尚如舊邪則亦時未至也足下第忍之姑假以
歲月終當以義黜見明且失以今視之審直取忌如
足下者自古多已寡偶而後不理漂山之口亦必勢
所至也今若事嫌有涉往愬或恐逢怒羣言適因生
瘡痛甚乃至於成盧蒲心長之毀不可測已言者風
波也美成在久險哉世情殆大行孟門不若也亦當

無若待時已此且足下先見所豫慮則今不必多言
唯是足下平生之誼謬謂不佞人而已矣然進不能
成貌辨返靖郭之說退則亦乏歸生喻子木之智中
夜念之慙慙而已澹泊先生長逝先是聞之無論博
物君子海內耆儒老成典刑猶有其人乎殊可歎惜
比歲中原諸先生相繼喪亡亦如所論因及不佞遲
借賞譽不佞廢惰固已足下所悉爾來歲月髮彌種
種懶與病長奚敢一當諸君子齒列哉諸所賜示佳
作進乎往歲千萬豈有柳子厚以廢退激發自力文

百集三編 卷之一
章者邪每與神門君數數道之作歎息耳見懷一首
和答言志寄貺松茵聞殊煩手自遠惠至情猶親承
之即已作羹下酒益復追憶舊歡豪爽之態已寒候
將至加餐自蓄

與猗蘭侯

百里之近數日之暫而已然已耿耿奉憶左右前既
以廿五日發半道中遇雨泥沒路滑途殆將窮而不
可回則冒衝以行遂過昏黑僅而得到相之田舍至
則燎衣豆粥麥飯聊自解疲此時也伏念桂花樓上

之別雖近而暫戀戀疇昔客旅之感不可已已月朔
當返前夜徹旦風雨殊甚乃更以今晨就途則天猶
將雨且道路言前津暴漲今日濟否未必也於是復
歸田舍遣人候之跼跼頃刻短日已午不可復前嚮
者奉命三日陪宴之約必將謬期自詒伊阻罪戾是
懼昔人三年結言猶且履之千里今也大無信也東
懼不自安萬惟有寬恕可恃已作書附郵以聞此行
也至今日中間不雨僅兩日耳田野蕭索率無欣樂
之趣但亦小晴則山川滿目無色不秋乃為情故少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一
作癡態然水潦無年田夫動乃仰天叱雨不復見平生擊壤之娛亦復以此損趣已何沴災之至困吾儕也不日乃歸以資閑燕之談伏乞賜察

報猗蘭侯

拜辱賜書伏審閣下乃以萬物仰澤之候何福不除舊年以來屢雪時不愆失竊惟玉燭之占既已兆矣亦且公府燮理之座共慶可知則不獨堂上賀正之歡呼已忽承雙鳧之下即已當作羹以拜饋惠何必竒葉令之夏八日趨陪之期謹奉嘉命若所命酒如

海肉如山亦惟君侯日興即君子之腹包容如天固不可測已喬等腹易屬厭即少賜餽餘亦已如蝨負山矣此小人之小不可奈何已八日近矣萬容拜謝

與守山世子

頃令元幹賜墮鵲之珍再拜跪發實自天降矣伏惟閣下文雅有餘之所及金刀玉石手自之玩旁作此技以永清燕而君侯如珪之發優見其間非世篆刻家所企也至於歛識背面辱勒賤名字恩眷俯下見錄么麼榮幸何如謹茲巾襲時時照耀紙帛以為奉

南亭集三編 卷之一
示恭公世家雖曰重委既非才任故當不足昭明盛
德萬一而前已賜命乃見謬稱副當尊意即亦厚借
不棄顧益愧懼耳謹因元幹謝聞一二諸准奉趨陪
之日已

報田兼山

春時之書先自倉生孟夏之書再自神門時已困冗
未報近復得辱諭亦皆每至未嘗不感謝綢繆之誼
而凡三所令聽其誰語哉伏察壹鬱三復惻然但亦
得悉起居是為少懈至於勲勲之餘謬見稱揚拙思

之加毫毛才效適復增愧赧歸德書命致之謹已
致矣此生固烈義氣已諾刻心莫不若躬遭其厄然
勢必不得不使人居其間而事亦如探湯其人捫舌
理自當尔每每相謂為悶癢耳寄貺蒲席大白風塵
表物知我哉大惠也僕野人也柔毛緹幕目之所不
宜處不給視亦唯江湖山藪私性不變乃得此也喜
起展布且先呼酒寄傲荒窻試對秋樹乃一長嘯則
翛然響起自坐林木改觀獨賞所永厚意不謏唯是
足下與孺人手勞所得而野人乃何以得之乎因又

想見足下腰鎌強學河上織葦之人子非三閭大夫
歟即自令放為安得不枯槁哉顧念昔者在公之日
足下雖甘泥塗孺人雖安操作由我視之豈不亦惻
然心已為勞哉益復自憾百慮未得天衷難誘而已
述懷古調與神門君誦之嘆噴不已遂倣以寓答意
聞令郎就業奉睹其詩秀雅可愛誰令幽憂中亦此
娛乎即見諭及豚犬輩大兒多病方且廢業少者齒
甫與郎君相若亦頗解讀書乃命遙和之外佳篇檢
上牋紙一十聊充子墨之役

報堉生

得辱書示伏審近狀則養病之暇游息典籍無日不
數於紫芝之園異聞彌博素業益崇日新之美見於
文墨幸甚又聞乃歲紫芝主人六十誕辰足下與諸
君子益具牛酒大集園社已為開筵且豫俱謀徵言
四方是日也料知彭戴同歡管絃滿堂即所駢至賀
篇想亦無不珠玉矣盛哉足下者乃以猶父事主人
翁而致養之切何其至也遂又不忽遺蒙見告及唯
是於僕之分固當不待命而途路相隔未之前聞承

論則時已馳矣不唯悵然失自詣之期亦不使一介
申不腆之慶對命徒自愧耳鄙詞率構徑已呈之紫
芝主人若乃後至之罪吞書併以解之足下爾賤事
擾擾間者殊劇不悉所懷

報倚蘭侯

春王三朝闕廷歡呼之聲早已外達我公萬福府門
賓僚之慶想亦旁臻伏惟閣下稱觴漢宮大臣獻壽
之禮愈貴改衣衛館諸侯授餐之受益新忽辱嘉命
俯賜野人京惟萬物之育雖賴施德之弘一介之生

徒懼仰庇之大外所惠及南部貢餘北塞禽味不勞
賈臯之射坐飽孔梁之時茲知分甘玉食不啻感恩
香醪八日奉期諸惟趨拜

報滕淳民

維此六月誰不執執嚮承書諭已知舊來貴恙慎於
醫藥日見神效尋且起乎朝直幸甚伏惟近候調理
益適貴體益佳而江東水鄉涼臺孔迺想亦當無炎
暑如燬已不知直暇稍復有所著以自樂邪前賜示
佳稿伏讀卒業鄙言之微知辭而不得命聊因久辱

相知今乃敢題其首謹并奉返極知不副懇屬萬一
 不佞喪兒以來平日舐犢之愛亦小人所難自割觸
 物之慘涉日未衰病憊愈加萬事敗落即舊業亦無
 意研究而書辭推獎之過甚雖則至意羞恥無措焉
 作報亦已緩也萬惟諒察是賴

報雲察上人

維夏高徒鸞忠師出都下悉起居且承盛貺卒卒未
 報重以嗣音忠師且云上人近將應白川請移錫之
 期方在九月緬惟衆孚之不可誣冲而愈盈竊為道

弘踊躍焉喪兒之戚乃致遠勞吊慰并及賻惠垂慈
 之切披緘感泣老夫種種亦即上人所知惟憑此小
 物以送餘年之忽尔交臂相失命之奇薄可知益復
 自悟聲舟難藏而已迺日紛冗鄙言殊不盡意諸
 忠師致謝伏惟昭亮

答湯之祥

九月吊書至足下愛護老夫之不置邪曰先已遠聞
 亡兒之棄老夫也驚輒欲吊亦唯哀慟方甚乃辭之
 戚矣顧增摧痛是慮以至今日至今情哉老夫衰喘餘

南亭集三編 卷之一
息耳猶且至今白首紛如舊習成癖樂以忘憂於斯
遂愚且謂知己世所難則苟有臭味未嘗不同胞相
視况旦夕膝前步亦步坐亦坐相助為業者情豈不
鍾哉兒恭雖穉且狂頗好讀書不習而誦如天性然
老夫愚且不自謂厲之人則悅其似已也亦情已加
以裏毛相屬乃忘吾幾死之躬樂以待其成立亦唯
於斯衰喘餘息危得可託者天命靡常中道夭折一
朝棄我相顧孑然能不悲哉老夫行年五十八始已
知往者之非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往者非也顧不

有一二同好千里比肩若足下者乎斯道之寄有所
在矣即哀念之至每恃以自抑則老夫雖愚亦未必
至摧痛之甚足下至情冀慰永懷哭詩感泣誦之此
間哀文諸作嗣當示耳久廢之後文辭無次聊以表
答謝悃不盡

報田兼山

客歲以來數數辱書而未報今已期年矣雖君子多
恕故人知我寧不內省慙懼乎前得歌行一篇誦之
不釋今秋重見寄五律外併春時所託神門封中諸

作益復誦之乃喜足下豪爽之態尚尔未衰也興想
 所寄旁引大杯且誦且飲且受惠壺醢海味甚佳乃
 亦以此下酒則已斗餘矣已極矣奈何樂盡哀來繼
 以飲泣乃歲三月兒恭不幸罹痘患不日而死老夫
 自棄唯是所恃以保殘喘者終亦不免天厭之永棄
 矣不吊可知前得郎君見寄兒詩徒動悲感耳尔不
 廢業數月即闕焉不報亦非獨惰慢令然神門君時
 時及足下錦江鞅掌春時一相見耳相見則亦未嘗
 不歎息相道幽憤之事倉伯頌中選甲科其人獲乎

上有道他日效良績可幾為大慶也諸佳篇檢上歌
 行五律輒當和呈以久廢故今未構思且急于解稽
 報之緩驚顧作字萬埃嗣音

報越雲夢

昨教自子式達懷仙樓上人日之會乃知良辰樂事
 殊非人間所有不佞喬雖有忝屬仙籍時乃不得廁
 三清之坐列飽沆瀣之餘酌故應見嗤凡骨未化耳
 賜章和呈神遊坐觀不任健羨子式稷卿作併已承
 領亦此有和附上左右仰煩賜覽後轉致二仙

報源京國

僕徒處無業不及醜儕為狂僻之民久矣幸遭在宥
之世苟全飽煖於鄉閭間時亦一二狂言自發自得
以當鼓腹之樂未始有意於聞達則不敢與世君子
比數焉而今世文華日興辭章相競家家或養老奉
壽則必求之四方而後若知若不知不問其人莖封
之祝滿堂矣若夫叙景之作遙想之記在郢不見冥
山理或難為言而今求之千里之外而莫不必得焉
是唯廣博君子遠搜妙詣以應無窮蓋亦世所長於

此技僕之短才何敢望其末列哉則又私謂不知而
言之邪近乎諛不見而言之邪近乎妄若非泛若或
是雷同僕且固陋不知其謂且病懶日加舊習益荒
何以能飾其不及而一當人之玩乎足下前已壽寸
身翁見徵其詞僕既以不相知辭之則再見徵齋記
亦非僕所嘗見則是問窮也足下吾黨之士而猶尚
如是矧世之人乃欲令強與廣博君子乎意則厚矣
僕之固陋雖叩端盡無可以應而世之難悟也日月
責求不舍何以堪之世或不知苟有所不堪則不難

乎申之知己故聊此謝足下爾去歲以來有營窠居
頃乃稍定即以病懶善臥久且拘在塵土之中翰墨
之事益以廢壞前後所承足下書今始作報遲執旨之
由非獨病懶足下豈信之否

報次公

甚哉弟之失敬長者也嚮者老兄西歸總領學政今
且數年未有為一書以修賀且起居弟匪人哉而去
春脇生齋老兄書至倒屣相見得悉起居止何大夫
阿川君之子蘭陵君再齋老兄書至遂定交繼見益

悉起居而未報又學生吉子玉負笈東遊且夕社業
每語必及老兄則凡當奉候足下而後得悉知以慰
焉者二千里不遠坐承其狀亦未嘗不若黍在比隣
吉生云去歲有貴恙久乃愈豈其然乎聞之學館綱
紀事體固大得無小勞乎唯是以余觀於今列國未
聞復有禮樂俎豆之盛生徒縫掖之繁若大邦者而
老兄乃見選以大夫賢者祭酒堂上令諸博士俊秀
在其邦者事之絃誦之間得以成其德焉豈不誠一
大盛事哉努力昔嘗東方壇坫廁其末列若弟等亦

皆與有光榮則每與大邦諸君子語未嘗不為之踊躍焉蘭陵君乃已得交亟聞其言矣說學敦詩書賢公子也世家從政他日國望所歸可謂既有其本也因又得見阿川君虛左之遇徒且赧然耳言生室邇相得討論既受起予之益不慙矣亦皆知足下爐錘之有效也若弟近狀沒沒爾去歲乃有更造草廬以至今春塵事自瘁不從翰墨靜好之事殆半年矣諒不登巢而琢蠶兮亦所不免已然不堪勞苦闕然不報坐是故爾失敬之由萬望長者有恕

答田子玉

嚮者辱書惠詩并佳稿一卷津書記見致伏讀乃知足下夙已升縣夫子堂即亦以夫子於僕辱同朋之好不以老朽遠見愛及辱示疊至摘藻盈簡厚哉君子不棄人也但其過意推賞不問經緯本末苟欲使在先僕陳人而年耆耳何敢居之哉顧惟自來翁以命世之運而興焉乃實布其道既已弘獎化俗成人者非縣夫子歟因又足下諸君子輩出昏命益復鳴其盛僕雖自棄久幸同斯道豈不亦從旁抵掌以喜

與言之哉佳稿三復不已今乃卒業奉返若見惠作
凡再當有和謝時迫賤事姑又不能成章請俟他日

報滕敬仲

惠書之信承聞久有貴恙六月徂暑得無瘟瘴之畏
哉伏惟殊加調護自愛幸甚僕近狀奄奄耳無可以
聞青雲之間者但又時對家人需于酒食苟偷過日
老子云能嬰兒以是自養耳鮮魚之賜即當調理依
庇快痛下酒生氣將復何乃恤老拙之至情如此哉
佳稿姑留反覆他日奉返有所請也餘謝面罄

報江蘭陵

春時捐書津書記見致伏審興居且承詩賦雅尚優
游無他長門之多君子無不說學固也今乃執事為
嗣大夫從政所植帥正有助則愈見大邦敦化日隆
矣喬不佞每西向拜遙更起敬亦且為臭味故莫不
踊躍盛事焉辱示佳篇奉讀擊節檢閱之命妄且塞
上老拙依舊餘事悠悠不敢以聞諸惟賜察

報長子祇

自足下歸貴邦多士蓋亦無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南亭集三編 卷之一
其士之仁者何肯東顧一及追憶哉則春時惠書勤
勤見恤曾是不意詩稿俯示今乃檢上勉之既乃貴
邦多士友事相觀日將月就樂哉從是以往何有於
我哉又何必遠事不佞為

與烏石

江陵集校刊之勤足下乃今為此師至矣即不佞為
之感泣若拙序苟為諛詞云爾哉固亦不厭極言之
人不佞判人之詩多矣率不得已尋常應之則漫然
多可雖亦因是也退乃有慙德是集也唯郭有道碑

無愧色耳恨筆拙未能盡意矣近復三復讀至終期
詩慨然而悲且知夫微意所囑狂歌一篇以代評詞
已逝之人不可復視視足下亦猶視此師已不知將
為當其所念而即不佞尚為鍾聽乎身後也否

報靖江植大夫

前已得仲秋書乃審歸藩無恙俯問拙狀懃懃道及
日數與晤言即不佞寧不蹶然起而感焉七月發駕
不佞時方還自行遊忽忽不能握手寔為慊恨而自
接書貺曰報曰報歲亦莫止紛冗之故尚亦有恕哉

南齊集三編 卷之十一
今也奉想旋役之勞久已休矣強食自愛貴國海產之醢既飽遠惠每下酒心未嘗不在足下也

報江文伯

往得惠書今且三年未報緩也每懷有慙而豈忘足下之誼哉今春大安麟公將歸貴國過都見別乃且道及足下誼因遽附報聞足下前已再遭奇疾久乃復舊常今也修養適體起居可知幸甚不佞往年喪兒之傷遠承吊慰而前書重以見恤不佞老廢餘喘因蒙憐察祇益悲痛而亦足下之誼哉不佞近狀無

可報聞者但亦冗冗之中自棄之念隨年愈深筆研之事殊覺困倦遂至使遠交若足下者疑於踈絕而豈忘足下之誼哉艸報急於謝緩心事不盡亦唯有麟公為我致足下尔

報次公

前再辱書伏審綏履加以長君伯恒東遊今已三年無論無日不奉近候即以我長者辱通家之好未嘗不旦夕繼見相共論思斯文也濟美之器老兄之福可知已前書見屬館生仲子路書及文稿并至即已

開緘英氣盈簡凡惟大邦學宮之設老兄師儒之敦
固不可無才子輩出亦其育養之樂可知已前年乃
祿分賦之役茲惟大邦諸賢大夫之共祗朝事大功
不愆速已告竣喬亦以辱大邦諸賢大夫之舊誼從
旁為之踊躍尔乃且大邦諸賢大夫之過與使喬叨
供勒碑之事即踊躍之餘不遑以拙解僭竊作文率
尔塞命事之不朽適足遺臭萬年已枉見稱揚對諭
忸怩又去冬之初有藩邸召見之命乃徃拜即日秦
謁君侯趨禮踰分諸賜厚待亦即知因大邦諸賢大

夫之舊誼也獨惟布衣之陋禮不閑習乃懼諸有司
之私議耳長君茲旋發行近矣草率作報心事難罄
答仲生書別附

報仲子路

僕也數承大國館中諸君子交誼乃致高明若足下
亦見俯及遠捐書惠實莫非我次公故舊不遺之餘
焉大文珠壁暗投賜示益覩高明喁然攻古物家遺
範風流不墜則亦莫非我次公善教使繼其志之所
成焉僕也雖老幸託物家末契與觀大國之光每承

交誼_ヲ抃_ニ躍_ス斯道之盛_也惟_ハ老廢無_レ副_ニ厚命至意
為_レ可_レ愧_ニ耳佳稿留_ル久_シ今乃_レ返_ル前即當_ニ報_ス亦且以老
廢故_ニ諛_ニ謝_ス失_レ敬_ヲ既_ニ見_レ俯_レ及_ニ一_ニ唯_レ恃_ル君子多_レ恕_ル尔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十

